

卷五

書名 豆棚閒話十二卷 嘉慶三年寶寧堂刊本
 撰者 清 艾衲居士 撰，清 百懶道人 重訂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1
 編號 D8630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0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豆棚閒話十二卷 嘉慶三年寶寧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豆棚閒話



聖水艾衲居士原本
 吳門百懶道人重訂

補云、吾鄉先輩詩人徐菊潭有豆棚吟一冊其所咏古風
 絕諸篇俱宇宙古今奇情快事久矣膾炙人口惜乎人遐
 邈湮沒無傳至今高人韻士每到秋風豆熟之際誦其
 新句令人神往余不嗜作詩乃檢遺事可堪解頤者偶列
 以補豆棚之意仍以菊潭詩一首弁之

西邊一草堂、熱天無地可乘涼、池塘六月由來淺、林不

笠棚閒話

第五則

小乞見真心孝義

人生天地間、口裡說一句話、耳裡聽一句話、也便與一生氣運休咎相關、只要認得理真、說得來、聽得進、便不差了、古語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譬如人立在府縣衙門前、耳邊擾擾攘攘、是非非非、肚裏就起了無限打算人的念頭、日漸習熟、胸中一字不通的、也就要代人寫些呈狀、包攬些事骨、把一片善良念頭、都變作一個毒蛇窠了、又譬如人走到菴堂廟宇、看

說講經說法念佛修齋隨心平昔橫行惡煞也就退悔一分日漸
親近不知不覺那些強梁霸道行藏化作清涼世界了今日我們
坐在豆棚之下不要看做豆棚當此煩囂之際悠悠揚揚揮着扇
子無榮無辱只當坐在西方極樂淨土彼此心中一絲不掛忽然
一陣風來那些豆花香氣撲人眉宇直透肌骨兼之說些古往今
來世情閒話莫把閒字看得錯了唯是閒的時節良心發現出來
一言懇切最能感動如今世界不平人心叵測那聰明伶俐的人
腹內讀的書史到是機械變詐的本領做了大官到了高位那一
片孩提赤子初心全然斷滅說來的話都是天地鬼神猜料不着
做來的事都在倫常圈子之外到是那不讀書的村鄙之夫兩脚



着實地一心一意不為利名公孔子全在自家心裏
之中一心不苟一事不差到頭得三代之直秉義之官在在皆是
仔細使人評論起來那些陽奉陰違比爲難阻礙不及也
日在下斗胆在衆位面前放肆說那極賤的人到做了人所
難及的事說來雖然一時汗耳想將起來到也有味你道這
賤的是甚麼人也不是某儒儒保也不是屠狗椎埋却是單田院
裡一個乞兒請問諸兄天下的乞兒難道祖父生來世代要職就
是叫化的不成却也有個來頭這人姓吳名定乃湖廣荊州府江
陵縣人他的祖師做吳立貴仕出身爲人領質和平遇人接物無
不以禮相待生化爲鄉人那一鄉之人俱尊從他的教誨稱他爲

和場先生生有五子、四子俱已入膠庠、明讀為活、只因晚年大些、
注意房中一個了頭有些姿色、一時禁持不定、收在身邊、生下一
子、長成大七歲、喚名吳賢、他的意念就與人大不相同、四位長兄
也俱不放在心上、十餘歲、父親去世、那弟兄照股分居、吳賢也就
隨了母親、到自己庄上住了、請位先生教他攻習詩書、思慮甚詳、那
正經勾當、到了十七八歲、不得入學、忽一日仰天而嘆、說出一句
駭人聞聽之言、道、人注天地間、上不做玉皇大帝、下情願做卑田
乞兒、若做個世上不沉不浮、可有可無之人、有何用處、不如死罷、
想那勇夫托生到也、得個爽利、此亦是吳賢一時忿激之談、那知
這三尸之上、玉帝偶爾游行、從此經過、左右神司、立刻奏聞、

帝傳旨、即命注生、注死、及盤查祿位判官、一齊俱到、查那吳賢有
無陽壽祿藉、那判官按簿清查、內有一條寫着、荊州人吳賢、志人
福輕、妄生怨讎、應行勾攝、抵作卑田、但他生平原無賤味、心腸委
身、雖屬卑微品地、還他高潔、此是幽冥之事、不題、且說吳賢在家
說了這句妄語、不數日、問陽壽頓絕、妻子尚有姪孕在身、到了十
月、滿足生下遺腹一子、乳名定兒、後來即名吳定、面貌却也清奇、
年歲漸長、奈何家業日逐凋零、只因他命裡註定是個乞兒、如何
撐架得住、到了二十餘歲、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只得奉了母親、往
他鄉外府、不料母親雙目俱瞽、沿路揹扶乞食而去、家中叔伯弟
兄、毫不沾染、那些親戚、只曉得他做物氣高、想不到別處幹這生

涯朝朝暮暮一路討來的或酒或食先奉母親設了方敢自食忽然省得本年八月十五日乃是母親四十歲誕辰定兒心裡十分懷念力量却是不加日夜思索竭力設處爲母親慶過壽誕其時楚中有個顯宦官至二品奉旨予告馳驛還家那年六月初旬正是此公五十誕辰其母亦登七秩却在九月之杪若論富貴聲勢錦上添花半年前便有親親戚戚水陸雜陳奇珍畢集設席開筵忙亂說那顯者又道我母尚未稱觴如何先敢受祝况今已歸林下凡百都要收斂我且避居山間僧舍斷酒除葷拜經禮懺戲雖不邀福亦足收省身心一大善事偶爾策杖潛行忽聞鼗鼓之聲出自林際顯者驚道是親朋知我在此張筵備席率取音樂以爲我壽也心中疑惑轉過山坡只見幾株扶藜古木之下一個瞽目老嫗坐于大石之上一個乞兒牽着一隻黃犬一手携着食籃隨將籃中破瓢土碗同着零星委弃之物一一擺在面前然後手中持着一面鼗鼓搖將起來那黃犬亦隨着鼓韻在前跳舞不已乞兒跪拜于下高捧盃甌口裏不知唱着甚麼歌兒恭恭敬敬進將上去曲尺欢心那顯者從旁看了半日却是不解甚麼緣故走向前來問道此嫗是汝之何人那定兒上前道尊官且請迴避吾母今日千秋之辰弗得驚動顯者笑道蟪食之李鼠蝕之瓜釜底餘羹瓶中濁酒遂足爲母壽平定兒道官人謬矣我雖讀書不深古聖先賢之語亦嘗聞之聖門有個曾子養那父親曾哲每日三食酒

肉俱備吃得醉飽之餘問道還有麼曾子連連應聲道有就是沒
時決答是有的倘或父親要請別人也立時設備這教做後志之
孝到那會元手裏却不解得着個意思供養三壞之外雖酒肉照
常不決若問說還有麼那會元就應道沒了不是沒了却要留在
下頓供養這教做養體如何稱得孝字我輩雖用破瓢上碗與那
金鑲牙筋寶嵌玉盃有何分別就擺些濁醪殘餚與那海味山珍
又有何各樣牽着黃犬播着鼓鼓唱着歌兒舞蹈于前便是虞延
百獸率舞者綵戲綵班衣我也不讓過他顯者德罷連聲替道有
理有理那賢嫗在上問道是誰杯贊快請過來奉一巨觴定兒道
了母命請過頭者那頭者一時感動自己孝母之心就不推托竟

盡歡一飲而盡遂對定兒道見汝至誠純孝何不隨我到府中受

用些安就衣飯度汝母親殘年也免得朝夕離披劓削之苦定兒
搖手道不去不去母親百歲之後我日則沿門持鉢夜則依宿草
廬不離朝夕宛若生前若一入富貴之家官人雖把我格外看待
那宅內豪僮悍婢能不輕賤吾母今見富貴縉紳之家一膺新命
獲親遠離雖有恤念之心閔河阻隔徒望白雲一番悲嘆不幸一
朝見背即同傍甬道綾錦吊簾輓章及朝廷賜有焚黃祭葬履
恤重典只好墓頂誇張墳頭熱鬧及至拜掃之餘兒女歸家燈
前咲語狐狸塚上向月哀鳴那從古來種柏居廬聞雷撲墓的孝
子能有幾人九泉之下一滴難到口中縱有黃金百萬能買我母

親生前一笑哉說得顯者熱鬧胸中化作一團冰雪連底凍的相
似垂頭嘆息尚要開言說些甚麼定見道吾母醉矣背負簪姬竟
自去了那顯者快快而回不在話下且說定見背了母親回到舊
日安身去處炤常乞食過了年餘那母親也就故了衆乞兒俱來
相吊歌着殯露之詞掩埋在一空闊不碍之地坟前左右也植了
幾株松柏結個草棚便于藏身日裡如常乞食供奉三盞整整三
年同於一日那近處鄉村市上舍北橋南都道他是個孝子人人
起敬況且遇着成熟之年一方一境那布施供養的都搶着先頭
把定兒吃得肥肥胖胖比那游方僧鉢單打坐人家輪流齋供的
勝如十分定兒心滿意足也沒有別的奢念一日遇着母親忌辰



清早起來備了些香燭從人家討了些葷素東西一直來到坟前
擺下將香燭點起仍似生前模樣把鑿鼓搖將起來唱了許多歌
兒又哀哀慘慘哭了一回把那供養的殘酒也就一一飲在肚裡
眼角也斜酒意漸漸湧上一交放倒就在坟上睡了一覺醒來不
覺日色蹉西睜眼一看信步便走不上行有半里之程要過一道
斷頭小河脫了破鞋踏着水沙將近對岸上涯所在脚指頭忽然
觸着疼痛異常只道撞了石頭恐怕又撞了後來之人帶着疼痛
彎腰一摸將欲丟棄道傍原來不是石頭拿起看時却是一個大
大青布包袱即便提到岸上樹陰之下打開看時却是白屑屑亮
光光許多松紋雪花在內定見看了點點頭道此不知何人所失

此時又不知如何懊恨無處追尋、只怕那人性命未知如何了也、仍舊包裹好了、天色將晚、一面將銀包悄悄理在枯樹之下、就在左近廟宇、風下宿了一夜、早間討些早飯吃了、却也不往別處去、依舊走到那斷頭河口、陰涼所在、痴痴對着那一泓清水、眼也不合、且等甚麼人來、那個所在、是個背路、却也過往的少、直待日色中時、只見一人、披着头髮、散開襟袖、失張失智、赤着兩腳、下過河來、定見道、此必是也、立起身、走向前去、問着那人、何往、那人看是乞兒、恐怕他化錢財、逗過身子、一言不答、只往前邊、定見道、老兒如此慌張、莫不失了甚麼東西、那人回身、即問道、你莫不拾得麼、定見道、試說何物、那人道、在下出門三年、受了許多艱難、辛苦、掙得兩銀子、近來聞得母親有病、心無行程、不料遺失中途、尋兄檢得、若有高懷、憐憫在下、情願將一半奉酬、定見道、可有甚麼包裹的麼、那人道、是一個青布、雙層夾包、千針百線、細捻成的、定見道、正是、正是、可隨我來、走到枯樹之下、原封不動、雙手交還、那人打開、分了一半、送與定見、定見道、得此一半、何不全以匿之、斷不肯受、那人跪謝再三、不覺路上行人聚了一堆、從旁看見、推過不已、定見執意如初、眾人說、送他二兩、當個酒資、難道你也不收、定見見眾人說得有理、勉強收了、藏之懷中、個個嘆道、乞丐下賤、如此高義、真真難得、從此定見的名頭、遠近也就尊重許多、又一日、聞得北山之下、一個僧人、募造白衣觀音寶閣、塑了金相、將要開

光無幾、善男信女拜經禮懺、一則隨喜、再則趕開佛會、也得幾日素飽、行到中途、望着茂林之間、聊且歇脚、只聞得竹籬簾裡、忽有呻吟之聲、上前一看、却見一個年紀幼小婦人、瘦骨如柴、形容枯槁、瞬息垂危、定見見了、唬了一驚、想道、無人去處、如何有此一物、莫非山魈木客、假扮前來、哄我入頭、打筭我的性命、又道、既易哄我、如何作此危瀕之狀、也還是人、斷不是鬼、其中必有緣故、復轉身上前、細看那婦人口裡、也還說得話、出定見、問道、你是何人、須要直言、細說、我方救你、那婦人徐徐道、我是黃州麻城人、家一個女子、自愧不端、乃被負心薄倖、誘我潛逃、不料所帶衣資、罄蕪、胎盡、中途染了一病、旅店中住了幾時、欠下房錢、沒可佈擺、那負心人、昨夜把我背負至此、拋棄荒林、不知去向、倘得恩人救拔、死不忘恩、定見聽了這些說話、信是真的、也就扶掖起來、將他跪在背上、走到近處、一座古廟之中、輕輕放下、一面尋些軟草、攤放地上、教他睡得穩了、一面尋個半破砂鍋、拾些柴枝竹梗、煎些湯水、小食、早晚接濟、送畢飲食、那定見即便住在門外、另自宿歇、宛如賓客相似、不半月間、那婦人肌肉漸生、畧堪步履、願以身嫁、定見道、娘子差矣、汝雖是不端之婦、我自具救人之心、若乘人之危而利之、非義也、責人之報而私之、非仁也、這段念頭、與我迥然不合、你自早晚調護身體、你的父母家鄉、離此不遠、何不同你漸漸訪問、回家便了、不教日間、就到了麻城、查問住居明白、那父母只得

密收下、感服異常、贈他盤費二兩、定見回辭、勉強再三、只得收了、
藏之懷中、依舊乞食而去、偶然行到黃梅市上、看見一老者、愁眉
感額、携着一子、約有十一二歲、頭上插一草標、口稱負了富室宿
逋五金、願賣此子、以償前債、走來走去、却也不見有人喚動、定見
凝睛看了半晌、嘆口氣、道、富室豪門、那裡在此些須五兩之負、畢
竟鬻子以償、何忍心也、因出懷中之金、謂其人道、吾將爲子往請、
因同見富翁、聞者入報、富翁道、喚經手問其取足本利、還其原券、
是矣、見我何爲、鬻者道、又有一乞兒、在外候見富者、道是必拉取
乞兒、將欲向我作無賴事也、鬻者道、聞得乞兒持銀在外、代其償、
還富者疑心、因出廳前、那負債者同着定兒、立在階下、負債者道、
員外恩債子母、應償、但老病家貧、實無所抵、還求員外開恩、寬限、
幾時、富者道、此話說已久矣、前許醫見償我、今見我何得、又是前
說、定兒上前道、員外家如倚頓、富比陶朱、五兩之負、直太倉一粟、
耳、何必要人賣子以償、吾不忍見我雖行乞道上、懷中積有四金、
代彼償之、尚欠一兩、須望寬恩、若必不肯蠲除、我情愿在貴地行、
乞、漸漸填補、富者聽了大怒道、分明此人將這四兩銀子、挽他出、
來、將我奚落、情寔可恨、你是乞兒、安得懷中積貯四兩、我前日聞、
得庄丁、夜間被盜、失去糧銀四兩、此必無疑、速寫一呈、送去黃梅、
縣裡、併那欠債老兒、指作窩家、追贓正法、刺配他鄉、方平吾氣、那、
些左右家人、聽家主指揮、即刻寫城狀紙、將那三個人一條繩子、

連雞相似、火速送到縣裡、彼時縣主、乃是新選申科、姓包名達、聰
察異常、不肯徇情枉法、聞名的、養閻羅、將狀收進、即刻升堂、把那
前情一問、一邊却是一人欠債賣子、一人仗義代償、一邊道是賊
情、原贓執獲到官、正在踟躕、只見門外許多良耆里老、魚貫相似、
一班約有三四十人、跪向門外、縣主早已看見、俱喚進來、不待縣
主開口、那些跪下之人口裡、喊道、一個義士、一個義士、衆百姓們
俱目擊的、不可破、那爲富不仁的、陷害了、包大尹道、我也不憑你
們人多、說的就信了、快退下去待我、一問來、先叫那欠債老子
將負債賣子原由說了一遍、又叫定兒將仗義代償說話觸犯了
員外情由說了一遍、包大尹詳細道、乞覓抄化之銀、不過幾兩、此
米零星不多、如何有這四兩大塊銀子、正欲動刑、那衆人上前把
定兒抱住、將當初還金還婦兩段情節說得真真實實、大尹道、也
難憑信、若說還金還婦得來之銀、此地相去、不甚相遠、兩處行文、
不幾日、都拘到案前、那失金之人、與那失婦之人、說得鑿有據、
大尹先暗取四兩銀子、問那二人、那二人看了、不認、復取那四兩
銀子、驗看、那兩人上前連做道、是是、將一包零碎之銀、信手撮開、
兩處上等子、一稱、剛剛卻是一兩之數、一毫不差、大尹即將富者
取出頭号大板、打了四十、發在監中、要問反誣之罪、富者再三求
憐、叩免、大尹姑息于富者名下、罰銀叁百兩、旌賞定兒、那婦尚未
嫁人、卽斷爲夫婦、後來生有三子、仍習書香一脉、至今稱爲巨族、

列位尊兒可信幽冥之事，原不爽的。前邊說那判官簿上注着吳賢名下出身雖屬卑微，品地還他高潔，今看得來一字不差，皆因吳賢無心說這兩句放肆之語，那知就落了這個輪迴。可見說話要謹慎的。我們今日在此說些果報之語，都是有益于身心學問的。若羣居在豆棚之下，不知豆棚之上就有天帝玉皇過的，萬一說些淫邪之話，冥冥之中我輩也就折壽不盡也。衆人合掌道：真是佛菩薩之言，不錯不錯，俱躬身唯唯作禮而退。

批評

儒者立說不同，要歸于全良心敦本行而已。是篇夫人感應在其中，親仁及物在其中，義利貞淫在其中，雖起先節先儒

海皇比衆學徒娓娓談道，即之亦不出良心大孝。所以之關而已。然則何以舉乞人也？蓋爲上等人指示，則曰舜曰文曰曾曰閔及與下等人言，則舉一卑賤如乞人者。且行孝仗義如此，凡乞人以上俱可行孝仗義矣。人而不行孝仗義，是乞人不如云耳。冷水澆背，熱火慌心，煞令人啼噫感慚。寤寐永言，孝義之思油然而生，勃然興矣。尤喜定見對顯者十數行，宛轉激切，見得仕宦人棄家而歸，婦雖道是顯親揚名，何如膝下依依，觴酒豆肉爲手舞足蹈之樂也。况普天下人子，抱終天之恨者不少，覽此一則，能不附膺浩嘆也哉。

下此祭天立碑... 注着吳

其心人不收... 女曰曾曰閱... 之國而已...

豆棚閒話

第六則

大和尚假意超昇

是日也天明氣清涼風游至... 就請他吃... 少年道今日待我坐在椅上...